

楚春秋 著

百战将星

秦基伟

Baizhan Jiangxing Qin Jiwei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BAIZHAN JIANGXING
QIN JIWEI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百战将星——秦基伟

楚春秋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战将星——秦基伟/楚春秋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

ISBN 7-5033-0823-0

I. 百… II. 楚… III. 秦基伟-生平事迹 IV. K825.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2月第1版 199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字数:307千字 印数:9,501—20,500

定价:15.50元(膜)

目 录

引 子	(1)
-----------	-----

第一章 大别山之子	(4)
-----------------	-----

1. 在一个苍凉萧瑟的秋日,他看见了山外那片亮亮的天。
2. 杜鹃花染红了原野,当红军的伢子走出了村口。
3. “这个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连队要打仗!”
4. 营长大喊:“秦大刀,你给我站住!”
5. 陡拔山强攻战犹酣,大刀倒插于背上,他挥枪冲进了飞蝗般的弹雨之中……

第二章 大巴山之春	(45)
-----------------	------

6. 打一次电话上一堂课——放下那个名叫电话的玩艺儿,赶紧叫警卫员备马。他信不过那个黑黢黢的家什。
7. 巴河岸上见到了张主席,下了巴河就丢了官。
8. 漫漫长征路,生死两茫茫。总供给部长说:这一摊子能不能走出草地,就看你的了。

第三章 祁连山之难	(65)
-----------------	------

9. 郑义斋临阵封将。临泽城头他抱一挺机枪横扫。风雪之夜杀出重围。
10. 李先念说:“秦基伟,现在所有人员归我统一指挥了,你跟我进祁连山吧……”
11. 叛徒供出“秦高参”。苦中有乐“换老子”。裤子一提,溜之大吉。

第四章 太行山之旗 (92)

12. 热泪飞溅当八路，单枪匹马拉队伍。县长说：“我请你下馆子，咱大碗吃肉大碗喝酒。”
13. 翟英：秦基伟在反动派面前不流泪，在日本人面前不流泪，可就是让我们这群小丫头给整哭了。朱霖：不客气地说，还不止一次。
14. 当毛泽东的函授生。秦赖支队大开杀戒，鬼子汉奸齐声惊呼：秦蛮子有个万人坑。
15. 司令员当上了优等生。杨大姐拒发战利品，一分区演戏“乱弹琴”。
16. 战士说：“地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人算。司令员竖起一个指头，饺子就跑咱碗里来了。”
17. 女八路拼刺刀，司令员玩钢炮。日军偷袭将军墓，一场血战好戏连台。
18. 李达号召抓活的，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秦基伟怒拍桌子：“老子亲自去！”
19. 惠德赛太行山上遇上帝，武工队飞车神射玩绝技。司令员劝酒妙语连珠，洋大哥高叫 OK。
20. 万马千军下太行。兵锋所向，连下数城。
21. 风云际会重开和谈。邓小平临行授计。汽车烧炭亦潇洒，土八路进城故事多。

第五章 伏牛山之路 (180)

22. 豫北反攻，李钟玄轻兵冒进。起义未遂，一台好戏演砸了。
23. 刘伯承敲山震虎，秦基伟诚恳认错。
24. 刘邓出山，陈谢西渡，逐鹿中原拉开序幕。
25. 伊河遇险。郝德章泣不成声。司令员夜等征人。

26. 西赵堡受阻,陆浑岭受挫。副旅长情急拔枪,司令员戏言“下海”。
27. 开辟豫西根据地。秦基伟拍案而起:“杀他个下马威!”
28. 王德远功高劳苦,秦基伟却火冒三丈:谁让你把人家老娘背去喂狗的?
29. 给徐向前送了一份特殊的礼。司令员看大戏——雷打不动。

第六章 黄河之战 (216)

30. 山雨欲来风满楼,刘邓看好十字城。陈老总话说赤壁战,秦基伟高唱《借东风》。
31. “飞马”牌部队的传说。三点判断封死了郑北大门。邙山脚下血溅黄河,郑北战役独领风骚。
32. 邓小平对秦基伟说:“今天,我们两人都有事了。你给我一份检查,我给你一个处分。”

第七章 淮海之战 (239)

33. 九纵浍河出击,黄维不寒而栗——淝水的故事并不遥远。
34. 国军惊呼:共军会飞天遁土。邓小平表扬九纵:“平原作战,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障碍,这个问题你们解决了。”
35. 老百姓说:黄维到双堆集先当区长,后当乡长,再当村长。总前委一声令下,十二兵团灰飞烟灭。

第八章 长江之战 (255)

36. 毛泽东告诫全军将士,不忘农夫与蛇的故事。少年街头摆棋局,军长微服打擂。

37. 神领导人,党领导神,老和尚也帮解放军。
38. 秦基伟用炮——一个萝卜一个坑。奇兵飞流下香山。登陆的篝火在对岸升起。
39. 骄兵惊遇陈赓。伙伙拦路要烟。女战士吓了一跳:原来你是军长啊!

第九章 跨国之战 (276)

40. 十六岁的女战士致意父母:你们有十个女儿,就为祖国贡献一个吧。
41. 跨过鸭绿江,跟飞机拼刺刀。风云突变,受命于危难之中。
42. 坑道打“虎”。姑娘们七嘴八舌:军长还敢穿那件夹克么?

第十章 浴血上甘岭 (298)

43. 站在山上,他朗然一笑:“好地方啊,飞机你下不来,坦克你上不来。人对人,个顶个,老子不怕你!”
44. 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凌晨,范佛里特的“金化攻势”开始了。
45. 黄继光在硝烟中挺立。洪学智打电话:“你要什么我给什么!”王近山的眼窝湿了:“我这里赶紧调整,给你派部队去!”
46. 不朽的苹果。为板门店撑腰。电影《上甘岭》里的女兵是真的吗?
47. 珍妮诺赛失去了诱惑力。上甘岭战役为秦基伟的战争经历划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第十一章 在宁静的土地上 (332)

48. 彭德怀说：范佛里特那一把子年纪了，跟我们血气方刚的秦军长抵杠，那哪是对手啊。
49. 毛泽东惊讶地问：“当军长的还不吸烟啊。不吸烟怎么能坐指挥部啊……”
50.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难，四不怕热。捂一身大汗读笔记。张震劝他“悠着点”。
51. 陈毅举杯大笑：“……秦基伟，我看你这个司令当球不长喽。”

第十二章 在动荡的岁月里 (351)

52. 杨得志耳语：“主席说了，秦基伟还要保”。陈再道煮酒论英雄。
53. 战士们判断：老秦的官比营长大点，比团长小点。他说对了，跟你们副团长差不多。
54. 好女儿志壮挑大粪，“老把式”种出了模范瓜。
55. 铮铮将军骨，柔柔慈父情。父女话别泪洒湖畔，千里寻父幼子赴湘。
56. “走资派”漫山遍野找松球。司令员爬树摘果，夫人上山拣柴。
57. 老部下说：秦司令员一出山，我们的事也快有眉目了。
58. 面对一个战士的肺腑之言，他的双眼湿润了：“我会给你一枝枪的。”

后 记 (389)

引 子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深秋落日的余晖，洒在桐柏山下这个小小的村庄上，于暮霭中升起一片血红的苍凉。无叶的树枝如同伸张的手指，在萧瑟的秋风中抖索，似倾似诉。

残阳如血，马蹄声碎。

终于，最后一抹光线缓慢地，但又不容置否地渗进了遥远的大山褶皱里。炊烟从破旧的屋顶上袅袅升起。夜幕如同潮水，铺天盖地涌了过来。贫瘠的小村庄瞬间便被黑暗淹没了。

天上，却有几颗星星被夜幕擦得铮亮。

地上，也有两颗星星闪闪发光。这是一双十七岁少年的眼睛。这双眼睛被门外的景象灼痛了——

行军灶不知何时已被填平，卫生所晾晒的绷带已被收拢，骡马已经披挂整齐，静静地等候在村口的路边。田野，已过早地蒙上了一层白霜，朦朦胧胧的霜面上，一队又一队的人影，随着低沉而有力的口令声，从不同的方向汇拢到一起，然后，悄无声息而急速地离开了村子，钻进了茫茫夜色之中。

少年的左手攥紧了又松开，摊在手心的是两枚湿漉漉的银锭子——太阳还高挂西天的时候，有两名干部来到这间农舍，问了问他的伤势，嘱咐他安心养伤，留下这两枚银锭子后便走了。

当时，他的心里暖得要命。

可是，此刻他才明白，队伍开拔了。队伍开拔却没带上他，那就是说，他被留下了。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悲哀顿时涌上了少年的心头，两滴烫热的泪顺着脸庞无声地坠落下来。

夜，越来越深了；队伍，越走越远了。

他下意识地抬了抬右臂，一阵剧痛立时透入骨髓。陡拔山战斗中，副连长牺牲了，三个排长倒下两个，他这个十七岁的毛头连长红了眼，像初生牛犊，擎起盒子枪，嗷地一声跳出掩体，率部强攻，从蜂群一样密集的弹雨中杀开一条血路，一直逼到围墙下。他一跃跃上围墙，已经同敌人面对面了，胜利眼看已经悬挂在他的刀下了，可就在他挥兵跃进之际，“叭”地一声脆响，一颗子弹打进右小臂上，盒子枪摔出一丈开外。他既没倒下，也没昏迷，仗着一股年轻的血气，飞身拣起盒子枪接着又要往前冲，好在通信员机灵，扑过来把他按住，大叫：“连长，脉管断了，再不包扎，血就流完了。”他愣了一下，怒目圆瞪地骂了声娘。一咬牙，扯下衣襟，三下两下，捆柴捆似地把胳膊捆了个结实，这才保住一条小命。

可是眼下，这条好不容易才保住的一条命，却成了部队的负担。鄂豫皖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西撤，枣阳新集一仗又受挫折，伤亡一大堆。没有药品，没有担架，也没有力气了，但红军还要继续往西走。伤员怎么办？为了主力生存，一掬热泪一狠心，对不起同志哥了，留下来是星星之火，能不能燎原就全看造化了。

尽管他才十七岁，却是参军三年的“老革命”。这个小小的老革命没有悲观也没有含糊，眼珠子骨碌碌转了几圈，立即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管他三七二十一，追哟，先追上去再说。他心里明镜般的清楚，首先是活着，然后才能谈得上革命。一旦留在这个人地生疏的异乡村庄，说不定伤还没养好，没有革掉敌人的命，自己的命先没了。

认识明确了，于是紧急行动。手负伤了，腿没毛病，一撒丫子，没多大工夫，就追上了队伍尾巴。开始不敢插进去，怕被撵回来，大

路不走小路，不远不近地傍着队伍。走了老远一段，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吃饭，要喝水，要治伤，于是盯上了一个团的卫生队。

人心都是肉长的，红军的心更是热的。卫生队一名干部看见这个蓬头垢面的小连长，摸着那条烂出了骨头的伤胳膊，心疼得泪水扑扑嗒嗒直往下落。

伤臂的少年红军被认真地收下了。

他硬是自己为自己拣了条命。

他当然不能死，还有很多更重要更大的事情等着他呢。这以后，他又无数次从死神手中挣脱，精神抖擞而勇猛潇洒地一路活了下去，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彪炳青册的一名赫赫战将。血战临泽，鏖兵祁连，威震太行，驰骋淮海，饮马长江，西南剿匪风扫残云，上甘岭上打出了八面威风。

五十年后的某一天，面对一幅标注世界风云的巨大地图，他满脸自信的微笑，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那张具有深远历史感和现实意义的写字台前从容落座。

大名秦基伟。

第 一 章 大别山之子

1. 在一个苍凉萧瑟的秋日，他看见了山外那片亮亮的天。

一九一四年秋天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季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雷电在欧洲上空汇集碰撞，最终于初秋时节爆发。当时还是个中尉、以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统帅的埃尔温·隆美尔，在瓦伦尼斯作战中用一枝空步枪同三个法国士兵厮杀，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此荣获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在地球的另一块地方，隆美尔以后的主要对手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虽然没像隆美尔那样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却在西点军校的球场上骁勇角逐，出尽了风头。在同海军队的较量中，西点军校队九战九胜。据西点军校一份资料表明，一九一四年的全体棒球队员，凡是留在陆军的，后来都成了将军。

当然，远在中国湖北省黄安县秦罗庄的老百姓们，对以上世界重大事件和几名将帅的轶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或者干脆说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本秦罗庄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这

一年的十一月十六日，老实厚道的秦辉显家又生了一个儿子。

没有祥云笼罩，没有紫光紫绕。哇的一声啼哭，脐带一剪，一个貌似普通的生命便简洁利索而理直气壮地走进了人间。在他诞生的全部过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将是叱咤一方风云的龙虎之辈，会在未来岁月里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秦罗庄的人们在谈论这个孩子的时候所关注的，是秦家又生了个放牛娃，又有了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子，秦罗庄又将多一个耕田耙地的好把式。

如此而已。

这是中国大别山下一个普通的村庄。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着一块黑色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汗珠子摔成八瓣渗进土地，在那里结晶抽芽，长出沉甸甸的稻穗和麦粒。他们双手捧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养育着自己和自己的子孙。他们尽管没有多少文化，但沿袭千年的纯朴民风 and 耕耘者勤劳善良的习性，又赋予了他们深沉的民族意识，他们崇尚圣贤，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历朝历代明君忠臣的故事。劳作之余，村口大树的树荫下，常有银须飘扬的老者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诸葛亮七擒孟获、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

那位后来成为解放军一员猛将的人物就是在这里蹒跚学步的。他有一个不算富裕但又充满温暖的家庭。父亲秦辉显和伯父耕种十余亩田地，母亲周氏勤俭持家，纺纱织布饲养牲口，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都很早地懂得了日子的酸甜，能够主动帮助大人们干活。举家和睦，日子里没有大富大贵的征兆，倒也乐趣盎然。

八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本村私塾读书，倒不是奢望他中状元，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希望他能识几个字，念通官府的公告，知道捐税名目，算清收成支出，当一个明明白白的种田人。

开始，对于念书他并不反感。

山村毕竟太小，道听途说的故事和狭隘的田间风光毕竟满足

不了他那颗无限好奇的心。最初的几课，他瞪大双眼，津津有味地跟着先生走进陌生的远古，去了解人之初性本善之类，但他对这一套很快就烦了，课文千篇一律地枯燥，私塾先生摇头晃脑一成不变地乏味，学堂里黑梁灰檩死气沉沉。而窗外阳光明媚，花香鸟鸣，不远处的盐店河水清见底，鱼虾分明，如此大好时光，岂能被这浑浑噩噩的死学问误了？

于是乎，瞅个冷子，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或逮鱼捉虾，或引箭射鸟。广阔天地真是心旷神怡。当然，挨揍是免不了的，旷课的弟子被抓住，先生是要打手心的。这又应了一个伟人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打我的手心，我就逃你的学，你越是打得凶，我越是逃得勤。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男孩可能都有这样一种体验，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最生动、最有趣的可能便是结成团伙进行“占山为王”的游戏，有些孩子模仿刘、关、张，有些则效仿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也有的更加具有想象力，幻想成为孙悟空，以七十二变的非凡本领擒妖拿怪。

不知是幸抑或是不幸，中国共产党的将军们没有麦克阿瑟之流的优势，也没有多数国民党将军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既不知道西点军校门朝何方，也没见过陆军学校，他们最初接受的军事教育是在老槐树下听老者谈古论今，诸葛亮曹操等人的故事常常使他们恨不得立马挺一柄青龙偃月刀出门杀他个荡气回肠。并且，这种教育立即就会被运用于实践，在广阔的田野和神秘的山沟里，在村口巷尾，在房前树后，他们按他们的理解做着打仗的游戏，而在游戏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渴望扮演常胜的忠良之将，并且开始运用智慧。

当然，并不是所有参加过这种游戏的人都能成为将军或元帅，坚持到底的，以此为生存方式的毕竟是少数。

他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小小年纪，他就显露了一个职业军人的

两种品质，一是勇敢，或者说叫玩命，从小打架长大打仗都是不顾一切。二是智慧，或者说叫狡诈，在军事生活里，狡诈绝对是一个指挥员的优秀素质。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忆起他童少年时代是如何玩命如何富有心计了，但我们仍然知道他在打架斗殴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唯一的依据是：入学两年之后，他被勒令退学了。

那时候他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但他有明确的正义感，路见不平，挥拳相助，打出了威风，也打丢了学籍。

失了学，他毫不沮丧，他甚至蔑视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只做死学问的傻蛋。离开学堂，投笔务农，他反而觉得如鱼得水。当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他仍然不怀念私塾学堂，但他却对半途失学有了重新的遗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痛楚地认识到了文化缺少的悲哀，并敏锐地预见由于没有文化而埋伏在前进路上的危机。于是他发奋学习，坚持每天写日记，常常对着镜子练演讲，而终于成为一个既有赫赫战功同时又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甚至颇有艺术细胞的军事领导人——这是后话。

严酷的磨炼是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的。

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最灿烂的恐怕就要算这一段既不用上学也不为生活所迫的日子了。退学之后，父亲、母亲和伯父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对他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既然不是念书的料，就干脆种地。老大身体不好理当继续上学，兄弟俩有一个人多识几个字也就可以了。他的父亲和伯父正是这样分工的。

他于是成了家庭的后备劳动力。

不愿意读书并不等于脑瓜子不好使，庄稼地里一应活计他很快就掌握了。耕地插秧薅草施肥，样样干得十分出色。他当然不甘心当一个墨守成规的乡巴佬。业余爱好是广泛的，首先是武打，在经过若干次较量之后，村里同他差不多年纪的伙伴们均俯首称臣，尽管他也常常是鼻青脸肿，但了不起之处正在于此。别人鼻青脸肿

之后大都撒丫子回家筛糠，而他在鼻青脸肿之后仍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到了最后，打不赢他的人怕他，能打赢的人也怕他，他于是成了同龄伙伴的首领。他的组织才能和指挥艺术最早就是在这群伙伴中练出来的。除了打架，他还喜欢哼歌，偶尔领着一帮小喽罗村前村后嚎上几嗓子，模仿大人唱小调，扭秧歌，其童年乐趣颇具特色。

然而好景不长。

从一九二五年开始，横祸接踵而至，一场瘟疫，相继夺走了父亲、母亲、伯父和哥哥的生命。家破人亡，半边天哗啦一下落下来，砸在他十一岁的肩膀上。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悲痛和恐怖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姐姐也出嫁了，他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偌大一个农舍里空落落的只剩下一个孩子，白天门上一把锁，下田干活。收工回来，自己做饭自己吃。田里的草薅了，院子里的草又长满了。晚上睡觉，老鼠也欺负他，谅他奈何它们不得，成群结队，大摇大摆，穿堂而过。鼠们要是来了兴致，还吱吱吱满屋子追着打架。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家里有一种绵蛇，不咬人，人睡着了它就爬过来吃人的口水。可那毕竟是蛇，他怕得要命。打架不在乎头破血流，那是因为毕竟是在与同类做着并非认真拼命的游戏，有股豪气便是胆。而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空洞洞的大房子里，在鼠蛇横行甚至还有鬼神等迷信传说的笼罩下，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能不怕吗？十一岁的孩子果有豪气，也是脆弱的。

害怕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的办法是用被子把头蒙起来，连喘气都不敢大声。蒙在被子里哆哆嗦索，战战兢兢，好容易才能迷迷糊糊睡着。

日子就这么辛酸而又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

每逢佳节，便是这个孩子最难捱的时光。

失去亲人的第一个八月十五那天下午，他早早地锁上门，独自一人坐在秦罗庄对面的山岗上。这天是团圆日，有爹有娘的孩子不

会来找他玩。即使来了，他也快乐不起来，他们有温暖的家，有慈爱的父母，有香喷喷的月饼，可是他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的欢声笑语，他更觉得孤独。

由于家破人亡，这个十一岁的孩子，过早地体察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想当年，父母和伯父健在，家道殷实，自己一家在村中颇有威望，左邻右舍羡慕也亲近。如今只剩自己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道一落千丈，三里开外能看见房顶上呼呼直冒的穷气，人们再也不愿意同这个穷孩子有更多的瓜葛了，生怕有朝一日他饿昏了冻病了会赖在自己家的门口……

那时候，他并不知道村里大人们的这些思想活动。他只是凭着一个孤儿悲凉而又敏感的心，本能地注意到人们异样的目光，对他不像过去那么亲热了。于是在那个八月十五的下午，他独自坐在对面的山上，从林缝里望着自己的村庄。村人哪知孤儿心，那秋收后的喜悦，那合家团圆的欢乐景象，像竹签一样刺痛了他的双眼。

他仰起脸，把目光投向村后更远处老君山、天台山，泪水顺着脸腮落在脚下的草丛里，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爹爹啊娘啊，你们在哪里呢？你们知道不知道娃娃心里好苦哇，你们快回来吧，搂着娃亲亲热热过个节吧，娃不眼红人家的月饼，也不馋人家的鱼肉，娃就想倚在爹娘的怀里当一个有爹有娘的娃……

想着想着，他就进入一个神奇的境界。

他曾听老人说过，人死之后灵魂升天。望着遥远苍穹下渐渐变红变紫的山脊线，他看见那山脊在微微悸动，山坡上鲜花绽开。就在这花的海洋里，两个身影冉冉升起，向他款款飘来。飘近了，他才看见他们正是他的爹和娘。他欣喜若狂，顾不上擦去眼泪，一跃而起向爹娘扑去——却没料到，扑了个空。

倏然惊醒，他怔怔地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哇地一下哭出了声。

那天晚上，他在山上一直坐到月挂中天。